

第一章 教會破繭而出：

耶路撒冷失陷（主後 70 年）

使徒保羅勸勉以弗所教會信徒「當用詩章、頌詞、靈歌、彼此對唱，口唱心和的讚美主」（弗五 19）。從保羅幾封書信中，我們看見初期教會信徒常用音樂敬拜，為主耶穌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充滿感恩，向神發出讚美（弗五 19、西三 16、林前十四 26）。第一世紀聖詩的內容雖只遺留殘章斷片，有些學者認為新約某些篇章辭美而富有韻律，字彙獨特而充滿教義，可能就是他們當時信徒所唱的聖詩（Martin, 48）。他們最初倣效猶太讚美詩，但很快就脫穎而出，創出一些獨具基督教特色的詩歌和不同形式的禮儀。

有一份最早期的教會文獻，其中也有聖詩的記載。作者是教外人，名叫皮里紐（Pliny），任當時在小亞細亞（即今土耳其）屬羅馬帝國的庇推尼省總督，在主後 111 年至 112 年執政。在他給皇帝他雅努（Trajan）的信中，曾提到基督教習俗的一些事，他寫道：「他們習慣了在特定的一日，一大清早就聚集，向著他們所認為是神的基督，彼此對唱著詩歌。」（Bettenson, 3-4）後來的記錄也顯示，到了第二世紀，基督徒在敬拜聚會中唱聖詩已成慣例，而歌詞也逐漸摹擬新約書信的模式，下面

歌羅西書的經文就是一個好例子。早期教會在這些詩歌中，宣告著基督在宇宙及教會中的核心地位，一方面回顧基督的受死與復活，一方面瞻望萬物在基督裡同歸於一：

「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因為萬有都是靠祂造的、無論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見的、不能看見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執政的、掌權的，一概都是藉著祂造的，又是為祂造的。祂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祂而立。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，祂是元始，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，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祂裡面居住。既然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藉著祂叫萬有、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。」(西一15-20)



主後 66 年，猶太人對羅馬麻木不仁的統治，憤恨程度達到了沸點。長久以來，住在猶大一帶的猶太人及羅馬官兵常有衝突，皇庭又袒護包庇那些說希利尼話的居民、商家及官吏們，因此猶太人與他們的關係也非常惡劣。加上官兵常突襲聖殿財庫，以稅收為名刮取民膏。派來作省長、會說希利尼話的官員們，對猶太民族及他們的宗教既不關心，也無興趣，反倒霸佔高位，壟斷財勢，又把農民逼致債臺高築的地步。

猶太人的反抗運動終於爆發了，從耶路撒冷西北五十里，位於地中海沿岸的該撒利亞開始。當時一群說希

利尼話的居民為慶祝訴訟獲勝，襲擊猶太人住所，砍殺無辜，羅馬軍隊卻冷眼旁觀，不加阻止。消息傳到耶路撒冷，立刻引起反彈。激進派的猶太人衝進軍區，殺了守衛的士兵，聲言終止對羅馬的臣服。另一方面，祭司與一群中和派的領袖也終止法令所要求，向羅馬帝國獻祭的禮儀。一場全面的戰爭已無可避免。

跟著是七年血腥的戰鬥。最初猶太叛民佔了上風，後來羅馬維斯帕先（Vespasian）將軍統領四師軍隊，說要重重懲戒他眼中剛愎的百姓。他小心翼翼地先奪取地中海港口，然後緩緩向耶路撒冷進軍。他為猶太首都所設的圈套，在主後68年夏天曾鬆懈下來，因為當時尼祿王（Nero）剛去世，他有可能承繼王位，因此不宜急進。但最後維斯帕先將軍還是敗退，就離開了猶大，暫作喘息，一方面卻留下與他一樣強悍的兒子提都斯（Titus）繼續未竟之工。

當羅馬軍再次進攻耶路撒冷時，圈套又拉緊了。這次再沒有緩衝的餘地。主後70年四月，城被圍攻，那些困在城內的人所遭遇的凌辱，慘不忍睹。九月猶太最激進份子在聖殿內作最後的殊死戰，有關當時的情景，歷史留給我們的是矛盾的片斷，到底提都斯背後的動機如何？一位曾當過猶太軍長，在抗羅運動初期就歸降羅馬，名約瑟夫（Josephus）的人，曾記錄說皇帝在當時為了想手下留情，故意沒有毀滅聖殿。但後來斯弗勒斯（Sulpicius Severus）——另一位羅馬權威人士，根據羅馬歷史家泰西塔斯（Tacitus）卻提供非常不同的報導，說皇帝當時急不及待要摧毀聖殿。他說提都斯這樣做是「為了要徹底消滅猶太和基督教；因為這兩個宗教雖然水火不容，它們發展的源流卻是一樣；基督教是猶太教的枝葉，除掉了根，枝葉也必難存。」（Bruce, 156）

無論斯弗勒斯所言是否屬實，他的記述說明了初期



這是一條從羅馬拱道取下來的橫飾帶，它刻畫著提都斯將軍於主後70年攻陷耶路撒冷後，與士兵滿載擄物而歸。

教會面對一個很嚴峻的現實，就是提都斯決心斬草除根，將叛變者，包括耶路撒冷失陷之後三年死守山頭堡壘的馬沙達（Masada）一派的人都殺得片甲不留。後來抗羅的人都受到更厲害的對付，尤其哈德連皇帝（Emperor Hadrian）對135年動亂的壓制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提都斯對基督教與猶太教的共生共存的觀察，其實在耶京未陷、聖殿未倒之前已成過時的歷史。不錯，基督教在早期似為猶太教的附屬，但到了主後70年，基本上已自立門戶了，尤其當聖殿摧毀以後，猶太教敬拜禮儀中很重要的環節——獻祭也必須停止以後，更加速兩者分道揚鑣的趨勢。

羅馬各代皇帝及大將對耶路撒冷的蹂躪並沒有摧毀基督教，反之使其向外發展，促成她作為普世宗教的使命。當然從初期教會的信徒看來，那是慘無人道的悲劇，畢竟基督教是在猶太教的搖籃裡誕生的。正如使徒行傳十五章所記載的，耶路撒冷在當時是基督教的中心，既是權威所在，也是一切行政與溝通的樞紐地帶。使徒行傳十五章裡面主持耶路撒冷會議的使徒們，如耶穌同母異父之弟雅各，是教會最早期的領袖，在當時的會堂裡擔任堂長的職責。新約福音書主要闡明耶穌基督

如何將以色列歷史帶至最高潮——馬太福音顯示耶穌的降臨，應驗了神所應許的彌賽亞，路加福音顯示耶穌應驗了猶太律例的精髓，約翰福音更顯示了神對亞伯拉罕的啟示都在耶穌身上成全了（約八58：「還沒有亞伯拉罕，就有了我」）。有些早期的基督徒著作是為散居各地的猶太人而寫，例如聖經的雅各書就開宗明義的說：「…給散居各國十二支派的同胞們。」其他新約書卷也多討論猶太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分野問題，特別使徒保羅一直與那些堅持以割禮作為得救條件的人爭辯，他詮釋舊約的時候，不斷指出耶穌的作為，正是神向以色列人施恩的高峰。總結來說，正如歷史家費德（W. H. C. Frend）所說：「使徒時代的基督教就是『猶太色彩的基督教』，也可以說是放出異彩的猶太次文化」（Frend, 123）。

耶路撒冷的摧毀正是基督教向前邁進的轉機，她從一個充塞猶太傳統的宗教，轉為普世性。先從廣闊的地中海一帶開始，再向外伸展。使徒彼得與保羅約於尼祿王執政期間在羅馬殉道，當時提都斯與維斯帕斯正進軍耶路撒冷。幾十年後，羅馬就取代了耶路撒冷，成為基督教權威與傳播的中心。神學的討論也由猶太宗教倫理所引起的問題，迅速地轉為回應希羅哲學與文化的思潮。早在主後70年，地中海各地的猶太人會堂，已取代耶路撒冷的聖殿，也成為基督教外展最主要的渠道。

當羅馬征服耶路撒冷的時候，大多數的基督徒已逃之夭夭。早期歷史家優西比烏（Eusebius）在第四世紀曾根據流傳下來的記錄，說當時基督徒都逃到帕萊（Pella），那是在耶京東北，過了約旦河的一大城市。考古學與後來的發現都沒法證明這報導是否屬實，但基督徒的安危此時並非最關鍵的問題。更重要的是，耶京的失陷帶來觀念的突變。無論對基督徒或猶太人，甚至對